

眼前这两张照片的中心都有三个人，其中一人都被另外两人压倒在地，周围都有一群围观者。乍看起来两张照片场景非常相像。不过第一张是美联社 2000 年 9 月 30 日发表新闻图片，图中一名法轮功学员因为到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而迅即遭到中共警察的袭击。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名便衣警察用皮鞋踩着手无寸铁的学员的脸，另一名警察则一边踩学员的腿一边将手铐按到学员脖子上；第二张照片场景则发生于十一年之后，2011 年 2 月 12 日美国纽约法拉盛新年游行庆祝活动中，一华裔男子从观众群中冲到法轮功队伍前，拉扯横幅并折断横杆。三名警察立即冲上去将其制服并逮捕。

乍看相似的照片，传达的信息却形成令人惊异的对比：在自由社会，法轮功学员享有信仰自由，警察抓捕的是暴力骚扰法轮功学员的暴徒；而在中国，中共警察恣意抓捕和侮辱的是行使公民权利、和平请愿的法轮功学员。大陆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被践踏，连和平申诉的权利也被剥夺。

维护社会稳定，是正常社会中警察的职责。美国警察保护法轮功学员正当的权利不受暴徒的侵害。中共警察却以“维稳”作为借口，抓捕、凌虐法轮功学员，正如照片中天安门广场上的便衣警察所为。中国百姓流传一句民谣说：“过去土匪在深山，如今土匪在公安”。

两个社会，两种警察，何以对待民众差别如此巨大？

在自由社会里，警察效忠的首先是民众的利益。如美国警官的誓言是这样的：“作为一名警官，我最基本的职责是为民众服务，保卫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保护无辜的人不受冤屈，保护弱小者不受欺压，打击暴力……在上

## 两张照片 两种社会



上图：美联社照片，天安门广场，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名便衣警察用皮鞋踩着一名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的脸，另一名警察则一边踩学员的腿一边将手铐按到学员的脖子上。

帝面前，我将把我的一切奉献给我所崇敬的事业。”自由社会警察的誓言是一条条实实在在的可操作的原则，而最终落脚在对上帝的承诺，最高原则是天地良心。

中国警察首先需要效忠的是“党”。中国警察誓词如下：“我宣誓，我志愿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我保证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听从指挥；严守纪律，保守秘密……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中共警察的誓言首先是要“忠于党”，法轮功学员遭到无辜抓捕和酷刑，其它中国公民被“躲猫猫死”、“喝水死”、“洗脸死”（注：这些是中共警察虐杀被关押者后为逃脱罪责而寻找的借口），不就是因为警察“忠于党”、“听从指挥；严守纪律”进行所谓的“维稳”！

很不幸，在中国，“党”的利益常常和法律，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冲突，“忠于党”的警察只好沦为“党”的打手。所以中共警察实际是“党安”、“公害”。“党”为了维持腐烂的摊子，每年花费天文数字的经费“维稳”。如中共公布的 2009 年维稳费用达到 5140 亿元，和当年的军费相当；早在数年前迫害法轮功，中国每年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用于维持迫害。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经费最终还是中国民众买单，这是



上图：纽约法拉盛新年游行活动中，一华裔男子从观众群中冲到法轮功队伍的前面，拉扯横幅并折断横杆。三个警察立即冲上去将其制服并逮捕。

中国人的悲哀。

自由社会里没有人叫嚷“维稳”，民众的利益至上，保护了每个公民的利益，自然就保障了社会的稳定，所以自由社会里政权频繁更迭，却没有出现饿死四千万民众的大饥荒。原因很简单，自由社会里，没有一个如同中共那样凌驾于一切法律、民众利益之上的“党”。

从两张照片鲜明的对比中，我们知道，中共实乃中国社会最大的动乱之源、最大的毒瘤。借用一句流行语：没有中共，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很重要。

### 退党退团退队（三退）方法

可使用化名、小名  
\* 用海外邮箱发表声明 tuidang@epochtimes.com  
\* 用破网软件登录 http://tuidang.epochtimes.com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 或 001-888-892-8757  
\* 退党传真：001-510-372-0176 或 001-702-248-0599  
\* 可先将声明张贴在适当的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 您可能说我思想中早退了，我也不交党费了。那都不算数。因为在那个血旗面前向天发毒誓时，您是说把一生、把生命都献给邪党了。所以只有采取公开的方式退出，有行为的表示，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才能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平安！

# 四川德阳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野蛮折磨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三月七日】(明慧网通讯员四川报道)四川德阳监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魔窟,特别是二监区的迫害更邪恶。监狱恶警为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即所谓的“转化”,利用刑事犯人(所谓的“信息员”),凶残的折磨法轮功学员。

## 野蛮的“军训”

法轮功学员刚被绑架入德阳监狱二监区(即入监大队),就被恶警搜身、搜物,当面拆毁眼镜,撬烂皮鞋,收走皮带等个人用品,纸、笔、书、信等一切文书资料全被收缴。随即就被命令站“军姿”。

恶警们搞了一整套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套路”,比如:若出警戒线、办公室或到狱警跟前、离开狱警等时,都要打报告自称“罪犯某某某”,逼迫法轮功学员“认罪”。法轮功学员都不配合,“我是法轮功学员,没有罪”,不打报告,不背“规范”。恶警们气急了,想出了一套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招数:白天逼迫法轮功学员参加军训,下午一结束训练,马上把法轮功学员叫去罚站,而且还长时间不准上厕所。

特别是二监区罪犯邱从军,作为所谓“军训队长”,积极指使其他罪犯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如逼迫法轮功学员参加一般军训后,一到休息日,就把法轮功学员拉到大操场上跑圈子。一圈大概是三百米,从午饭后开始,不计圈数,不准停下来休息,一直要跑到吃晚饭的时候。吃过晚饭,又强迫开始所谓“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学习”直到临睡(晚十点)前,等十点钟熄灯时,其他犯人都上床休息了,法轮功学员每晚都要被罚站到十一点,个别的甚至到深夜二点多。

## 体罚、虐待和酷刑

从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下旬开始至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四日,法轮功学员每晚都要被罚站到很晚,一般要到当晚十点多,最晚的被罚站到深夜二点多。被罚站时不准休息,有打手专门守着,有的时候吃饭都端着碗站着吃,不准洗碗,不准洗脸,不准刷牙,不准洗脚、洗澡等。许多法轮功学员的脚都站肿了,冬天冻得十个手指、十个脚趾全是冻疮。

被罚站的法轮功学员有:杨友润、魏斌、干劲、徐天福、宋子明、唐刚义等。指使这场迫害的恶警是曾贵福(二监区长)、崔唯刚、马成德等,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是刑事犯人有严管组组长兰伟、邱

从军等几个。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中旬,恶警对比较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又进行了新一轮的迫害——分散关押,将何远超、龚文友绑架到广元监狱;



四川省德阳监狱大门

将耿德兴、胥斌绑架到乐山五马坪监狱非法关押。杨友润、宋子明、魏斌、李成东、罗晓星、龚官雷、干劲、许天福、邓维健、吴明山、袁小东、陈京西等仍留在监区内遭受长期迫害。

在此期间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有:曾贵福(监区长)、马成德(副监区长)、崔唯刚(六一零主任)、陈平、张俊、黎润民、杨述斌、邱慎等人。

二零零四年四月中旬的一天,法轮功学员宋子明和干劲在一起说了几句话,被曾富贵和崔唯刚知道后,曾当众被他们左右开弓猛打宋子明的耳光。

二零零五年九月,监狱将学员杨友润、魏斌、干劲、罗小星等转入三监区。一天监狱内拉起了警报搞演习,魏斌、杨友润、干劲拒绝抱头俯首向地,十几名恶警气急败坏,拿着手铐,绳子,将三人绑铐起来,魏斌的双手被反背铐起来,拳打脚踢,以至几天后魏斌的手背都未恢复知觉。而干劲则被恶警猛踩腰部,感到肾脏要掉了一样,一个多星期都不能直腰。

## 利用刑事罪犯迫害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六年九月,法轮功学员被分到各生产监区后,“信息员”又恢复“夹控”身份,照样作恶。

“信息员”罪犯,多是因暴伤人的凶徒,或巧取豪夺、侵吞或诈骗钱财,蓄意侵损他人生命或利益,危害社会而犯法,且本人也不讳言犯罪的人渣,这些人唯利是图,恶习深重,好逸恶劳,甚至穷凶极恶,大多是无期重犯,本应重惩严管、教化,促其向善变好,但却被恶警利用其恶来凌虐法轮功学员,成为打手,让其在“信息员”名目下逞凶。

这些人在恶警面前邀功请赏,逃避劳动改造,又为自己加分减刑,滥施暴力对付法轮功学员。而法轮功学员起卧,日常生活,言行都必须在“信息员”严格监管下行动,否则动辄得咎,就连往来书信也要“信息员”严审,用各种理由罚法轮功学员站“军姿”,拳脚相加、污言秽语。凡在德狱“二监区”呆过的法轮功学员,都经受过这些人不同程度的身心摧残。李福全、冯伟等被打断肋骨;王国华被打掉二颗门牙,杨斌、曾永浩、龚官雷、梁军华、干劲、林小全、李宗鹤、张金宝、张万友、尹华杰、廖建甫、胡开国、陈京西、庹万学、刘旺泉等多人被殴打过数十次;李正林被折磨得双目失明,已举步维艰;攀枝花市教师吴世海几乎已成植物人。

“信息员”打手:石卫星、吴克明、孟昭福、杨洋、白剑、宋文超、李强、杨举、周小兰、刘兰、向攀、廖波、肖鹏、贾海、卢然、曾祥俊、江墩杰、郭俊、江兴阳、赵岗强等,对法轮功学员都犯下了累累罪行。

## 德阳监狱恶警的凶残

二零零七年四月,德阳监狱为了所谓百分之百“转化”法轮功学员,各生产监区成立了“领导小组”,监区长挂帅,由原来一名“主管”恶警增加(转下页)

(接上页)到二名,原来专职的“帮教员”罪犯纳入罪犯积委会(犯罪分子积极改造委员会),建立了其主任为首的五人“帮教小组”,并腾出一个监室(即黑屋类)做帮教室,将所在监区法轮功学员轮流一个个弄到帮教室隔离起来“再认识”。

为了尽快出成绩,恶警们干脆赤膊上阵,亲自动手整人,如赖登州、罗光伦、李顺荣、谢洪亮、张林(十监区教官)就很凶残地多次大打出手。他们不但把二监区的整人伎俩照搬,还搞出了什么“站高凳”酷刑,把小四方坐凳倒过来几根迭起,人站在对称的二根凳脚上;在头上淋倒屎尿;冬天晚上睡觉只准盖一床薄被,不准搭衣物等“凉快”;把法轮功学员弄到监区坝子,夏天烈日暴晒称“调温”,冬天寒风中受冻叫“醒脑”;还不“转化”,就直接弄到“禁闭室”,睡“死人床”,什么“蹲刑”“憋屎尿”(不准解手)已成常事。此期间被“死人床”折磨的法轮功学员有曾永浩、杨斌、刘旺泉、魏卫、林小全、罗晓星、王国华(信息传递困难,很多人情况不明)。犯人江兴阳、阳建福等三人强迫干劲背“监规”,干劲不愿,犯人强把干劲头顶着墙,额头和墙之间夹一张纸,纸不能掉,同时扇干劲耳光,用这种方式折磨干劲,逼写“五书”(悔过书、决裂书、揭批书、保证书、所谓的心路过程),干劲被逼得生不如死,不愿干出卖师父和大法的事,不愿违背自己的良知,“五书”写完后,自己又把它叉了,但是又被犯人赵岗强逼着重写,干劲在人格和良知受到极度摧残的情况下,被迫违心写“转化书”,一个犯人曾透露:“干劲简直被整变形了,腔都不敢开了。”恶警给“鼓励”“夹控”,由以前的零点五分/月加分奖励,变为加扣分并举。真是为了“转化”法轮功学员无恶不作。

在德阳监狱,除了臭名昭著的十大恶警之外,还有吴廷海、李捷、邱慎、黎润民、陈钊、张俊、唐北征等罪犯,对法轮功学员都犯下了累累罪行。二零零二年,恶警、罪犯把南充农资公司经理李健侯迫害致死,相隔一年,一名受尽折磨的法轮功学员回家不到十天就去世了。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德阳监狱十监区恶人将法轮功学员熊秀有(男)迫害致死(详情不明)。



酷刑演示: 死人床

三监区恶警谢洪亮残酷迫害多名法轮功学员,德阳监狱三监区恶警谢洪亮,男,三十二岁,警号:5127259,四川乐山犍为县人,此人是长期参与迫害的“专职管教”,从二零零六年初直到现在,他指使罪犯赵岗强(四川绵阳三台县人),赵伟、陶治国,江兴阳、江墩杰、郭俊、江兴阳,八且布打(彝族)(以上罪犯在三监区服刑)等人,对法轮功学员魏兵、杨克林、陈京西、干劲等人进行迫害,如:剥夺睡眠,长时间站立,拳打脚踢等等手段。

二零零七年七月四日,罪犯赵岗强、赵伟在谢洪亮的指使下,对法轮功学员魏兵进行长时间的毒打。

从二零零七年开始,四川省德阳监狱三监区开始加重了对被非法关押在该监区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进行“强制转化”。魏兵、颜祥、干劲、陈京西及龚官雷等多名法轮功学员都先后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徐天福、罗小兴、干劲、杨有润、龚官雷、魏兵等十几位法轮功学员,几年中不是被严管就是被禁闭,晚上不准你睡好觉,长期这样折磨,都变得面黄肌瘦,这时恶党人员却诬蔑说,你们看这就是炼法轮功的样子,还说法轮功学员不爱惜身体,破坏监管秩序,给法轮功学员扣上许多罪名,再假充“好人”将法轮功学员送卫生院医治。恶警不准法轮功学员和亲人见面,不准通信,不给邮汇现金上帐,每星期必须写“思想汇报”,如果不写,六一零的恶警就有了迫害你的借口。

#### 参与迫害的人员:

德阳监狱原监狱长: 马爱军

德阳监狱狱政科 0838-3820225、狱政科科长: 王刚 吴庭海

生活科: 李凯丽

德阳市监狱二监区监区长: 曾国富

二监区管教: 陈平

二监区干警: 崔唯刚 张俊

德阳监狱现任的监狱长: 刘远航

德阳监狱六一零主任: 吴跃山

四监区狱警: 蓝福兵

四监区六一零恶警: 赖登洲,

恶警: 赖登州、罗光伦、李顺荣、谢洪亮、张林(10监区教官)、吴跃山、曾贵福、崔唯刚等

曾贵福(监区长)、马成德(副监区长)、崔唯刚(六一零主任)、陈平、张俊、黎润民、杨述斌、谢洪亮、邱慎等人。

罪犯: 赵岗强(四川绵阳三台县人)、陶治国、江墩杰、郭俊、江兴阳、八且布打(彝族)

四川省德阳监狱(对外称四川省德阳市九五厂)邮政编码: 618007 电话号码: 0838—3820115, 3820224

#### 四川罗江县法院取消非法庭审, 绑架路人

四川德阳罗江县法院取消了二零一一年三月七日对法轮功学员叶启兵、刘平、邱菊元、邱玉琼的非法庭审。但在原定庭审日上午十一点二十分左右,警察在罗江县法院门前绑架了五、六名路人。



望参与迫害者：  
以此为戒

# 四川什邡市马井镇恶警吴超全恶报死亡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三月三日】（明慧网通讯员四川报道）四川省什邡市马井镇派出所指导员吴超全，男，一九五零年出生，马井镇八大队人。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他主动配合中共，先后将十多名法轮功学员抓捕，送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不送走他就想着法子折磨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六日遭报应死于胃癌。

在二零零零年，马井镇先后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回来后都被吴超全绑架到拘留所迫害，为了加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晚上把法轮功学员送去拘留所，叫拘留所警察把拘留日期写成次日，遭到拘留所警察的拒绝。被非法拘留到期的法轮功学员本应回家，可吴又强迫他们扫大街，给镇政府的办公室打扫卫生，打扫厕所，以此侮辱法轮功学员。然后再把法轮功学员送到什邡市“六一零”（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非法组织）在马井镇大碑村办的洗脑班迫害。

马井镇法轮功学员余加会上北京回来后，被吴非法抓捕后送劳教。他选了两部车都是坏的（这是在点化他不该行恶，可他不醒悟）。为了达到迫害的目的，他从医院借来救护车送。劳教所的人说救护车送来的，肯定身体不行，经检查该法轮功学员的身体确实不合格。劳教所拒收。

吴超全为了效命于中共，做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事可以不顾一切。马井镇法轮功学员吴世萃被非法劳教三年（超期两个月才回家）。吴世萃的丈夫赖先发是马井派出所的警察，吴超全本应照顾同僚下属的脸面，适可而止，可吴超全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硬是要把吴世萃送去劳教三年。把吴世萃送走后，吴超全又协同他的上司逼迫赖先发与吴世萃离婚，赖先发不情愿离婚，吴超全就以不离不能当警察要挟，迫使他们离婚。吴世萃在劳教期间赖先发多次前往看望。吴世萃被非法劳教回家后，因离婚无处安身，暂住什邡妹妹家，吴超全知道后又带着手下的人前去骚扰。吴世萃被非法劳教回家后不久，就患上肾衰竭（在劳教所非法迫害期间，恶警经常不准小便，强行憋尿所造成），最后于二零零六年二月死于尿毒症。这一切都与吴超全有直接关系。也是邪党迫害大法，制造的无数个家破人亡中的一个实例。

马井法轮功学员刘光瑶，二零零零年去北京上访回来，当天就被吴超全指使警察秦主和非法抓捕到马井派出所，当天晚上吴毒打刘光瑶，把腰以下打得多处大面积淤血，小便都尿在身上。

马井镇大碑村法轮功学员汤昌元，七十二岁（二零一一年），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去北京上访，在北京被非法抓捕关押。二零零一年一月九日被什邡国保大队从北京绑架回马井派出所。在吴超全、君（音）亮（马井镇派出所所长）指挥下，恶人把汤昌元非法拘留十五天，接着又非法抓捕到洗脑班迫害。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吴超全带领县国保大队和马井镇派出所的警察共五、六人开两辆面包车去绑架汤昌元，汤不开门，他们就翻墙而入，在绑架的过程中把汤的右手扯脱臼，手背划了一个大口子，后来还

到马井医院缝了两针。当时汤昌元就正告吴超全：

“你还是要明白真相，天都快要亮了。”（意思是：形势已有了大的变化，世人很多明白了真相，你还这么邪恶，你也应该明白了）。吴超全说：“我看天还没有黑呢。”这一次他们串通检察院、法院非法枉判汤昌元老人三年徒刑。当汤昌元老人在德阳监狱被迫害三年后回家时，吴超全已重病缠身，离死不远了。

吴超全生性邪恶，长了一张凶残的嘴脸，让人看了生畏。加之邪党假、恶、斗的邪教灌输，使此人就象地狱恶鬼一样。当地的小孩都怕他，见到他就往别处藏。吴超全对马井镇的法轮功学员恨之入骨，二零零一年什邡“六一零”在马井大碑村小学办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他把马井的吴世萃、余加会、刘光瑶、汤昌元等十几名法轮功学员非法抓捕到洗脑班迫害。马井的很多法轮功学员都是多次被他绑架到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迫害。为了显露他的凶残本性，大冬天他把绑架到派出所的法轮功学员脱下鞋袜，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泼上冷水，强迫法轮功学员站在水中，长时间罚站。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吴超全执行中共邪党的迫害政策，积极效命于邪党，触犯了天理、人间的道德及相应的法律、法规，人不治他，可天要治他。大约在二零零五年发现患上胃癌（经成都军区总医院检查确诊）二零零七年三月份手术切除，由于不能正常饮食，人一天比一天瘦，临死前一段时间骨瘦如柴，身体就象一个小孩身体那么大，吃不了东西，说不出话，真是生不如死。到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结束了他邪恶的生命。

在吴超全的身上，善良的人们都会看到善恶有报这不变的天理。我也借此警告那些至今还在仇视大法，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希望你们再也不要执迷不悟了，擦亮眼睛仔细瞧一瞧。世道在变着呢，历史的教训太多了，看看吴超全的经历，想一想你自己的明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自然就报。这是不变的天理。

